

## 煮雪问茶味

□ 仇士鹏

冬日的仪式感,在饮茶。《茶经》中记载有一系列的茶器,煎煮的有风炉、炭笼、火簇和鍑等,焙碾的有夹、纸囊和碨,贮盛的有瓢、水方和熟盂等,洁茶的有漉水囊、涤方和滓方……难怪古人煮茶总能煮出安闲恬静的心境,这一系列繁琐、谨慎、端庄的流程下来,窗外,积雪已然过膝。

巧的是,煮冬茶,雪水为佳。《红楼梦》四十一回中,妙玉为贾母等人煮茶,用的是旧年蠲的雨水,为黛玉宝钗煮茶用的则是经年的雪水。“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,收的梅花上的雪,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,总舍不得吃,埋在地下,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,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?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,如何吃得。”雪自天上来,不染尘垢,茶从大地生,内蕴清气。或许,也只有雪的轻盈与明亮,才能唤醒茶的高昂与清冽,一口冬茶半寸雪,浑然不似在人间。

爱好风雅的文人,自然也不肯错过煮雪茶。“十二月二十五日,大雪始晴,梦人以雪水烹小团茶,使美人歌以饮。”苏轼的这场美梦,美得让他都失去了诗人的自觉,明明写下了回文诗,醒来后只能想起一句“乱点余花睡碧衫”,剩下的呢,不是在美人的歌声里咽作水云,就是在龙团茶的余韵中凝成一口咏叹,对着窗

子吐出一个干净爽朗的晴天。陆龟蒙更挑剔,“闲来松间坐,看煮松上雪”,取来松针上的雪,等它煮沸后再放入茶末,不管口感中是否会多出一抹松柏的韧劲,心中已是平添几多遗世独立的诗情野趣。所以陆游说:“建溪官茶天下绝,香味欲全须小雪。”有了纷飞的雪,饮茶之乐才得以圆满。

想来,冬日饮茶,饮的就是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平静。岁已暮,人已倦,不再想与世界争夺颜色,开始喜欢空旷,开始喜欢留白。把那些轰轰烈烈的纪念都煮出琥珀色,把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都吹成茶沫,此刻,只要与风霜雨雪比邻而居的平静,只要从拥挤的生活中端起一盏茶杯的从容。万物不再挂于心,一个人就是一方天地,涵养一方不必言说的精神,远离繁华,亲近落寞,“一毫无复关心事,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

据说,有人把一年中茶园最后一次的收成叫作冬茶。相比于春茶的鲜爽、夏茶的苦涩、秋茶的清淡,冬茶的香气会更加馥郁——为了应对寒冷,茶会将大分子糖类物质水解为小分子糖来提高细胞液的浓度,降低凝固点,防止冻害加身。而此时昼夜温差加大,新芽生长转慢,所含水分减少,让茶积累了不少芳香物质,因此成就了冬茶“香高水甜”的名声。这多符合冬日饮茶的心境!消化这

一年中的风霜雨雪,把岁月沉淀的苦涩一点点酝酿成世事洞明的清香,纵使身体不曾超脱,灵魂已然透彻。

我有一好友,常年朝八晚十,但每逢冬天,总会挑个日子,在家中煮茶,像倾听雨声般陶醉在茶水的沸声里。“其沸,如鱼目,微有声,为一沸;缘边如涌泉连珠,为二沸;腾波鼓浪,为三沸。已上水老,不可食也。”明明是人在煮茶,却像茶在煮着他的耳朵。从玻璃壶中倒出茶汤,趁着微微的热气,把茶香含在口中。拉上素白的窗帘,把手机调成静音,或是摆弄盆栽,或是拨弄乐器,或是逗弄猫狗,让阳光在窗台上安静地摇曳一个午后。

他的身上,没有半分古人形,却有七分古人性。

我曾想过,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,回到老家,去林子里寻来未曾落地的积雪,比如花瓣上的,或是竹叶间的。用勺子舀最中间的一小块,装满一大碗,带回家,放入锅中,用柴火煮沸以烹茶。小小的土屋里,每一条缝隙都将填满清雅的茶香,心中的幸福就像雪地上倒映的微光,无论是落在童年、青年还是中年、老年,都会让那段岁月焕发出光芒。

“却喜侍儿知试茗,扫将新雪及时烹。”抬头望,不知故园是否下雪?窗外,风一天比一天凛冽,杯上,雾气始终袅袅,闲庭中,一只白鹤正优雅地踏过松影。



## 诗 绪

## 崭新的日子来临

□ 李文芳

晨曦第一缕光落在铃铎上  
我站在鼓楼下,和旧年告别  
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  
我都在用身心丈量

无数次穿过鼓楼东街  
无数次路过县楼北街  
无数次在云路坊的青石板上  
敲出中年足音

每次丈量都会填满内心的空  
鼓楼旁的龙聚祥,让胃口受宠  
老大同特色菜肴  
总是吃不够吃不腻

雨中,雪中,风中,晴好之日  
把自己寄放在这几条街  
青砖路,古建筑,铃铎声,怀古心  
在苍茫的时间里  
一次又一次为自己确认身份

阳光涤荡前尘旧事  
新桃换旧符,钟声悠悠  
崭新的日子来临  
用热爱捧出深情的问候  
大同,你好!新年,你好!

## 新年记

□ 高鹏飞

唤出新版本。更多或者无穷  
岁月叠加的好品质  
因为你,它有了喜庆的出发地  
用惯了迎接  
就会有那么一刻  
扶起祝福,扶起期待

取出爱戴的文字  
扬帆的你似一个王者  
起笔风吟,落笔雪停  
你像回声一样激荡  
此时,隔壁已是车水马龙  
而你扣响了家门



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

## 雪落,浪荡而优雅

□ 史笛尔

雪下得浪荡,却也优雅,很难让人不驻足体会一番。

临近冬至,天黑得出奇地早。四时出头,太阳迫不及待地隐于云雾,即便它在白日里也不怎么亮。平城的初雪,在迟到10余个小时之后终于降临地面。起初有些许收敛,但随即放下了顾虑,雪花便倾泻而下,仿佛势必要将前日的缺席全部弥补回来。雪扑在脸上,比雨水的打击更胜一筹,也让人更能分得清淋雨和淋雪了。

残留的阳光迅速消散着,看起来比楼房还高大的路灯很识相地亮起了光,一盏接着一盏。大雪姗姗来迟,人们在经历漫长的等待之后变得更加亢奋。校园里,学生们早已厌倦了干燥的冬日,纷纷跑来操场上撒欢。欢笑声和叫喊声此起彼伏,寒冷没有冻住少年们的激情,反而将其激得更甚。操场显然比以往更加拥挤,也更加富有活力,甚至有些悖于我

记忆里死气沉沉的光景。在此时,寻找一个静谧的角落显然很有难度,但总归不是寻不到。

天黑得很快,也很彻底。片刻间除了头顶亮得偏激的路灯已找不到任何可见的光线。随着夜的登场,人群也四散。从人满为患到人迹罕至的过渡只需要10分钟,目睹这一切难免感到落寞,更难免感到不舍。

若你像我一样不喜欢墨守成规,那便不难找到一个在无人处多待一会儿的理由。雪景在脱离人群的侵扰之后变得更加迷人。雪势很大,偌大的雪花密密麻麻落下,但全然不显得粗野。你若抬头,会看到无数被路灯打上光亮的雪花不紧不慢地纷纷而下,极具绅士之感。黑色的天空被洁白的雪花填满,那雪花缓缓荡漾着,让你感觉自己是漂浮在一片澄澈的雪海。雪花落在脸上,很温柔,如同被冬日轻抚,不会让你觉察到冷的

刺激,只会带给你无边的安逸。

雪花裹挟着爱意,像是要用爱意填满某颗空虚的心。

雪花落下的声音,是形容不出的,只能由自己听过才知道。硬要说的话,便是及其轻柔小心,恰能让人听到。但若事后你回想它是什么声音,则是绝对不可能想得出来的,只能记得它带给你那柔美的感受。除了雪落的声音,你也一定听得到远处传来的几声嬉笑,或是激动的呐喊。那声音没有了往日的嘈杂,反而让情景中少了一丝单薄,也算锦上添花。

亮眼的路灯边飘着一圈亮色的雪花,让路灯摆脱了往日的刺眼。由雪铺成的幕布遮住了远方零星的灯光,因而雪下得也更加和谐。天灰蒙蒙的,却不昏暗,偶现的亮光使雪景更加灵动。体会到如此乐趣之人,自诩极幸运便也不足为过了。

## 摆渡人

□ 吴志玉

的摆渡者吧。

2023年的摆渡,时光太匆忙,太多让我感动的人和事,那推动的每一片云、摇动的每一棵树、唤醒我的每一个灵魂……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声谢谢的,让我在此深深道谢,感谢生命中相遇的人与事,正因如此,才始得我们的每一天都充实而丰盈,心怀感恩,知足常乐,始终保持一颗善良之心,彼此成渡。

2023年的摆渡,时光太匆忙,年少时读朱自清先生的《匆匆》,全不知其意,尽管老师要求全文背诵,而我也只是背诵而已,什么“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;杨

柳枯了,有再青的时候;桃花谢了,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,聪明的,你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?”去的尽管去,来的尽管来,去来的中间,从不知是怎样的匆匆。直至现在,真是“初读不知书中意,再读已是书中人”了。幸好我已深知,过去的日子已如轻烟,被微风吹散,已如薄雾,被初阳蒸融,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,那么趁着现在,努力抓住光阴,努力做好本职,不虚度时光,不沉迷过去,不虚幻未来,脚踏实地,满怀希翼地迎接2024年的摆渡,成为一个幸福的摆渡人吧。

记得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文字:如果把时光比作一条河流,那么我们就是年与年之间的摆渡者,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年都是一次无回程的等距离摆渡。在生命的河流中,我们都是彼此的摆渡人,相互扶持,共同度过难关,最终抵达彼岸的幸福。

2023年的摆渡,无论有多少的摇摆不定,终将还是欢喜地渡过。蓦然回首,多少往事成诗、成画、成歌,又有多少往事成憾、成怨、成伤,偌大的年龄,还是会因为一句话、一首歌、一段音乐、一篇文字而悲伤落泪或欢喜出声,这便是真实